

《聆听大门》

[美]格雷尔·马库斯著  
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2月

2009年9月的一天，马库斯和他的21岁的穿着25年前她母亲穿过的衣服的女儿，和人群一起参加吉姆·莫里森的一个纪念活动。此时距离大门乐队解散已经近四十年了。

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摇滚不仅没有成为历史，反而成为萦绕不去的反复吟唱的金曲。这让马库斯心里感到略略的不安。作为曾经的摇滚听众，马库斯完整地经历了那个执意破碎和疯狂的年代，摇滚意

# 幻想会打开知觉之门

味着什么？作为美国最为著名的文化专栏作家，马库斯写出了《聆听大门》这本堪为最细腻、最深广的大门乐队专著。

聆听了“大门”歌曲千百次的马库斯，已经远不能用喜爱一词来形容他对大门乐队的感受了。

成立于1965年的大门乐队有一个传奇的故事：毕业于南加州电影学院的吉姆·莫里森有一天和同校好友雷曼在南加州海滩唱起了自创的一首歌。歌中流露的神秘气息震撼了雷曼，随即两人组起乐队，并很快成为流行金曲。

在此后的演出中，吉姆和他的乐队成为亿万年轻人的偶像。

“你在想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在那里？你还需要别人教你怎么做吗？”莫里森无数次对台下的人们高喊，但他们浑然不觉，以为是歌中的词。

就像人们知道的一样，60年代美国的年轻人是叛逆的一代，酒精、性、迷幻药、暴力，他们打破一切明知正确的规则，就是要知道规则之外是什么。羞辱和死亡并不是他们所畏惧的。莫里森本人仿佛盗火者一般，在地狱的边缘游走，酗酒、混乱的性、肮脏的旅馆、大麻，没有人知道他在黑暗的睡梦中经历了什么，只是在他的歌中听到超越一切的浓浓的死亡和神秘召唤的气息。如果没有亲身经历，很难传达出这样的一种精神气质。

“打开知觉之门，万物显露出

本来的样子。”布莱克的诗是大门乐队命名的来源。这里的大门一定包含了死亡后的图景：灵魂所见到的样子。马库斯在莫里森的歌词里闻到了《印度生死书》的味道。抵达了神秘之境的莫里森在他27岁的年华里就回到了未知的国度里，于1971年7月3日在巴黎永远地告别了他的歌迷。但他的歌，依然在汽车电台里回响，四十年经久不息。

“万物都有它的特定的时间，一切都将消失，”马库斯在书中写道，“即使是留存了100年也不过是偶然。”四十年之后，人们应该怎样聆听摇滚？他不仅对他的女儿发问，也问自己。

马库斯认为每一代人都该有自己的文化和道路。莫里森们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，“像白蚁般开拓了自由的领地”，后来者也应该有自己的突破。事实上也确实如此。《聆听大门》中除了作者对大门的歌曲如《点燃我的火》《洛城女人》《夜之尽头》《水晶船》《终极》《人们是陌生的》《灵魂厨房》等十多首歌的解读；有大门乐队成立以来的各种离奇事件，包括莫里森突破体制审查、被称为“丑闻”的露体事件、莫里森的神秘死亡等；更有四十年来美国小说、电影、流行文化、波普艺术、拼贴画、朋克艺术、文化评论所受到摇滚的影响和反映，马库斯在叙述中试图找出其中的脉络痕迹；也有

对60年代越战和摇滚家族凶杀的记叙。

这种深邃的反思通过形象具体的事件来勾勒，有琳琅满目之丰富，而无抽象说理之枯燥。

《聆听大门》是“大门”后的回响。正如青春期对人的影响是终身的一样，60年代影响着此后的美国文化和精神气质。像故事和电影一样，《聆听大门》将不同时空和不同艺术形态对应和交错着来叙述。这种穿越在书中随处可见，让阅读有了某种眩晕感。这是作者刻意做出的，仿佛“大门”从未消失，又或者时间的火车也从未出发，固执地停留在那里，寻找答案。

马库斯的一个主要观点在书中摇曳闪烁：摇滚不是贩卖自由神话的装置；不是黑暗的火；人们在摇滚之后，在突破边界之后，面对的仍然是无边的虚空。这种存在的空隙，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填补。重要的是不能停下脚步。

当然，读者也可以从《聆听大门》中读到其他更多。因人而异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莫里森并不认识五线谱，但他十四岁就能够读懂《尤利西斯》，并且深受爱伦坡、兰波、尼采等神秘主义作家的影响。“打开知觉之门，”但无处不是概念之墙。莫里森的歌一直在唱。给人们勇气，也代替人们去想。某种意义上，摇滚既是启迪，也是某种幻觉。

阿美

如果您喜欢写书评，欢迎投稿，一经录用，稿费从优。

投稿邮箱:xingqiqishuping@126.com

## 《创业维艰》



2015年2月  
中信出版社  
[美]本·霍洛维茨著

大多数创业书所说的都是如何做正确的事，不把事情搞砸，而本·霍洛维茨还会告诉你：当事情已经搞砸时，你该怎么办？

## 《万物：创世》



2015年3月  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·后浪出版  
[德]廷斯·哈德著

一本不仅仅满足于科普的漫画：它也是一幅用人类文明各种经典符号演绎宇宙进化的浩瀚图卷，从开辟天地到智人崛起。

## 《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》



2015年3月  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·后浪出版  
龚选舞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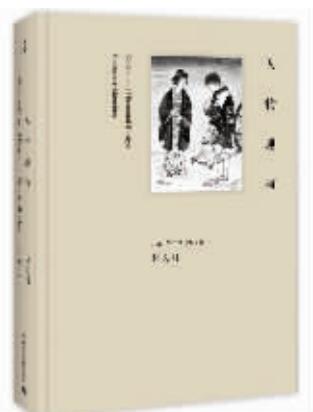
一位记者记下的历史。

## 《时间之战》



2015年2月  
上海文海出版社  
[古巴]阿莱霍·卡彭铁尔著

《时间之战》囊括了卡彭铁尔主要的短篇小说创作，由三部分组成，分别是收录其早年短篇小说的“先锋派”，包含三个短篇小说成名作的“时间之战”，以及由四个小说组成的“其他故事”。



《人物速写》

林文月著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月

生于1932年上海日租界的林文月，日本战败后于1946年迁归“陌生的故乡”台湾。林文月精通中日语言文字，师从台静农，交游夏志清，身兼文学创作者、学者、翻译者三种身份。

林文月学识丰富，气韵生动，文笔典雅，姿态优雅，曾是台大校园里的一道风景。读林文月的文章，有如在细密的春雨中，身边环绕着生机无限的碧绿海洋，一缕缕淡淡的清香不时扑鼻而来，沁人心脾，但绝不浓烈让人心醉，也绝不牵强做作，哪怕是为最感怀的忧

# 每一个相识都是一种收获

伤，也能在平实的字里行间中，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力量。

本书收录了作者从1997至2003年陆续完成的散文多篇，追记了自己与他人在生命行旅的际会因缘，依次写了十篇，分别用人物的缩写代号表示，J.L.、C.、A.、L.、G.、J.、H.、F.、A.L.，以及致M.N.。从人物对象来看，除了身边的国内友人，也有日本、美国、捷克、意大利等国；既有同为教育工作者的教授，也有学生、医生、护士、作家和售货员等。

林文月自幼喜欢文学与绘画，这二者至少有两大共性，比如均要求对事物具有细致深入的观察力、洞察力，比如有相当的审美情趣。所以，林文月“观察人物、描绘人物，也写作人物”，但绝不泛泛而谈。

林文月对人物总是有一定的选择性，或者说是“审美性”，即便是冷凄的故事，往往也会在隐约中透着一种人性美与善的温馨。《A》文写的是位日本教授与一家店铺老板娘长达三十年的地下情，这两人虽然彼此倾心，但又缺乏冲破世俗的勇气。于是他们选择保持一种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特殊关系，直至被教授妻子抓了现行。这也让女主人公A顿时明白：爱，不一定就是厮守拥有。之所以，最后他们均选择从肉体上彻底分离。

世上既有因爱而分离，也有拥有收获的幸福。一旦拥有成为爱的

主要内涵，拥有之外的名头便不是那么重要，至少在《G》的那个故事里。

一位曾经的班花，初婚不幸后，在与G的已婚父亲相识后，两人走到了一起。但这种一起的方式违逆了世俗传统，而G的父亲也不想因此而抛弃原配，特别是原配生下的儿女。就此，三人共宿同一屋檐之下。原配有着合乎道德的名声但无妻子之实，G的母亲有妻子之实却要等到原配逝世两月后，才在法律程序上与父亲牵手。数十年的相守，虽没名分，在林文月看来，这也是一种爱。

林文月在代跋中指出，“我写作的人物对象，必然是曾经十分关心过，也曾经仔细观察过的，因而在铺词摛文时无法抽离自己，时或不由得投入参与”。

这也就是说，林文月在观察人物对象时，也会在不知不觉中，走进人物对象的生活乃至精神世界，在认识他们的同时，一起感受他们的精神世界。

《C》的故事主角是一位救死扶伤的医生。

这位医生曾经以职业为荣，当有一天得知身患绝症后，对于这一噩耗，他选择坦然面对。噩耗也在他的精神世界吹起阵阵涟漪，他不断反思：“人为什么会死，又为什么要生？”这一问题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在C医生的心里，也许早就有所参悟，所以他才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，而打乱他人的工作与生活

节奏。对他而言，保持常态，让生活前行，这才是他作为医生的最大荣光。

在很多人的眼里，售货员是商业力量的重要实践者。对于商品，“多数人只注重货色和价值”。长期“沐浴”于这样一个商业世俗浓郁的环境里，在马利欧的门店里，林文月与女儿却遇到一位“痴迷于美的职员”。你可以把这位店员看成极擅长推销，但你无法否认她的鉴赏能力。也正因为这些专业化的鉴赏能力，她对美的“痴迷”才有挣脱世俗的可能，才有超脱一般营销的特殊精神价值。

这实际也表明，审美并没有门槛，哪怕是一个平凡的岗位，同样可以嚼出美的特殊内涵，关键在于你对这个职业是否发自肺腑地热爱，是否努力从中发掘美的蛛丝马迹。

林文月所写的这些人物均用缩写代号表示，这既是对当事人隐私的必要保护，某种意义上，也是生活中的一类人物标签——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世界。

不过，这并不表明林文月写他们，就会刻意突出他们的个性。反倒是，从林文月笔下人物的身上以及他们的故事中，读者看到的更多的是“平凡”二字。

平凡意味着许多人均具有故事人物的代入性，平凡也意味着具有跨越时空，穿越文化、民族等鸿沟的特殊能量。

禾刀